

金門的點點滴滴

張珈禎

花好幾年時間準備又準備考慮又考慮，終於98年9月1日從台中清泉崗機場搭飛機到金門尚義機場。

請人找房屋承租沒消息，下了飛機只好先到法院拿鑰匙，看了宿舍，就走人了，得在外頭租房，連看三間房屋，都沒有一間合適的。後來挑選當年十萬大兵時很熱門現在很落漠的山莊，老闆王先生因現在沒什麼客人，很樂意租我們一間套房，只好先租一個月山莊再說，後來看到山莊旁邊有間破舊的閩南古厝，硬要王先生打掃出租，王先生不知道我們腦袋瓜想什麼，只好勉為其難的說好。

在老闆與先生應允清掃，之後黃牛，兩人像結拜兄弟一樣，每天望月退潮，總是先到海裡去拿海蚵、放網抓魚，而忘了要打掃，最後還是花錢請人又水沖又油漆上紗窗又防治白蟻又搬東西，比較實在，前前後後清掃一個月之後才搬進古厝。

三餐自個兒下廚，吃王先生種的青菜芋頭芭樂，螃蟹魚海鰻他克則來自於大海，花蛤出自尚義機場旁邊成功海灘，拿舊報紙換雞蛋，麵條麵線吃金門監獄受刑人所製作的。只有豬肉、牛肉、橄欖油、米用新台幣換來的，正式開始金門日常生活。

每晚的蚊子爬滿滿蚊帳，手一不小心靠近蚊帳邊就被蚊帳外的蚊子叮，我一輩子也沒看過如此多蚊子，真嚇人！

先生還偷偷在住處附近趕蛇，以免讓我知道有蛇，鐵定要連夜搬家。

老鼠也總在凌晨時分在房間的閣樓賽跑，蹦蹦跳跳的，夫妻倆常在香甜睡夢中叫他麥吵啦！在連續戰鬥蚊子與老鼠後，因颱風漏水滴進液晶電視，想想還是投降，21世紀還要如此辛苦生活，難為自己了。既然神明指示要搬家，就搬家了。當然還是搬進閩南古厝，繼續我的上古時代人生活，新找這間靠村內少蚊子少老鼠，感覺很好，可惜，螞蟻多到噩夢連連，毛巾、曬衣架、衣服等爬上零星小黃螞蟻，使用前又拍又打又甩的，我才知道螞蟻咬人痛過蚊子，越小越毒。想起陳



丁坤院長告訴我的為什麼外表越嬌豔的花朵有毒的可能性越高而且越艷越毒？嘿！我適合當花園或廁所邊的桂花，偶而飄香實在些。

在這間古厝我養過一隻狗，一條從台灣打預防針植入晶片檢疫及格搭立榮航空貨運艙到金門的一條狗，叫「BEER 畢魯」。牠很博愛，人人都是牠的主人，我在家寫判決的時候牠就待在我的書桌下不吭不哈的躺著，好可愛好可愛，但後來村內一位小學生要求我讓給他養，只好割愛（實在說，沒多少時間每天要幫狗洗澡，有人愛趕快送），小朋友很可愛，常將小狗帶回來給我看，當然人見人愛的狗，最後一定是走失了，有一說狗現在山外。

沒了狗，又有人送我兩隻金門虎斑貓，養四個多月，一隻就莫名其妙不回來，從此下落不明。剩下一隻在叫了好幾天之後，開始黏我，我寫判決的時候，牠得跳上我的大腿躺好陪我，我稱牠「毛迷兒」。養了一年，毛迷兒於101年4月11日凌晨生了4隻小貓，其中一公一母送民宿主人養，民宿主人替公的取名「利馬」、女的叫「魔女」；我養二個小女生，稱「小捲毛」、「小白姣」。101年6月7日我的「毛迷兒」沒回家，失蹤了。9月6日我的「小白姣」又沒回家，又失蹤了。兩隻都是在我去台北上行政法院培訓課程前二日失蹤，現在只剩「小捲毛」，我趕緊送去打預防針、植入晶片，希望牠能撐到我明年底蓋好新房屋讓牠一起跟我到老。我真的不喜歡離開金門，我喜歡陪伴我先生我的貓咪我的天空喝我的東方美人茶。

剛來第一年，搭公車上下班，很好玩，每一站，都知道誰會上車誰會下車。搭公車的男男女女不管坐在前坐在後都共同在聊天，從台灣的馬英九聊到大陸的算命仙，也不管公車上有哪些人，也不用什麼隱私，誰都能聊、什麼話題都能說，好像大家都是認識很久的好兄弟好姊妹一般，而我最怕聽到誰選舉有沒有拿多少錢的話題。

金門的公車上下車刷卡即可，免費，很準時。有一次我遲到了只好目送公車離去，回頭開

車去上班；早上搭8點15分到位於金城鎮的法院，中午搭12點5分回租屋處吃中餐，再搭車回法院上班，傍晚再搭5點35分或6點20分回家吃飯，真的免費又準時。

有一次公車司機竟然沒按照路線轉進小村載人直開往金城鎮方向，突然看司機迴轉回金沙鎮方向，害我以為搭錯車或路不通，後來才知道司機忘了轉入官澳站，有位太太在站牌等沒車，直接打到公車站，司機只好回頭載人。

搭了11個月的公車之後，有人知道我在法院上下車，見我一上車，就開始問法律問題，讓我尷尬不已，後來，想一想這樣不是辦法，還是開車上下班好了，結束我11個月搭公車上班的快樂時光。真希望金門有捷運讓汽機車消失在馬路上，把馬路讓給電動車腳踏車逛金門使用。

到金門的頭一年，主要分案是刑事。法庭分配表，每個月第一、三週是張漢森檢察官的庭，第二、四週是席時英檢察官、陳明進（第二年周士榆）主任檢察官的庭，原則是每位檢察官每月只給兩次開庭時間，除了預定時間表，其他要加開得先與檢察官協商，因為檢察官自己負責起訴案件的公訴，另有自己的偵查案件要開庭，所以一星期一個準備程序庭、一個合議庭；而法庭只有兩間，要供地院、高院，民刑事使用，實在不夠，在自己兼公證人，硬把公證法庭改成民事庭使用。

法官得兼公證、提存、登記。第二年除了院長外只剩我是實任法官，就選擇辦民事。一堆給付工程款事件，實在有夠累。但也因為工作忙碌娛樂充實，就這樣一下子過了三個年頭，而且一年比一年好，真好。

金門縣政府每年都會舉辦馬拉松比賽，同事會幫我報名。先生會很慎重把我帶到沙灘練習跑步。老實說跑沙灘很夠累。其實要允允武更累，但是為跑馬拉松、為維繫夫妻感情、為身體健康、為保持體力等等，還有想到參加馬拉松可以順便看看小馬哥與金老爺的美腿與美臀，只好咬牙去練習，先生說活得好活得健康領月退俸比較棒，也很確實。最重要跑完馬拉松，可領一瓶高粱酒、



一件排汗衣，還有美食可以吃，好棒的感覺。因參加活動也領了一堆衣服，衣櫃都不夠放，也很累。除了跑馬拉松，另外還有很多慢跑活動，搞得我頭昏腦脹，日子不是上班就是參加金門縣舉辦的活動。霧季來臨就乖乖待在家裡加班寫判決看書，金門人說霧季期間千萬別生病別有意外，飛機不飛，到不了台灣會沒命的，我深信不疑，並確實遵循。

每年還得參加千人環島樂活騎腳踏車活動，不累又好玩。一隊隊腳踏車隊跟著車隊長緩緩沿著金門的馬路漫騎，中間休息還可以吃農試所提供的冰棒、香蕉。車隊長的腳踏車後面還插一根寫有車號的隊旗，只要慢慢跟著騎，挺休閒的，感覺好舒服好舒服。到終點，還領個便當，邊吃飯邊等抽獎。剛開始參加活動還可抽到獎品，看獎品有液晶電視、電冰箱、洗衣機、腳踏車等一推，我跟先生說我們暫時不買冰箱、洗衣機，等抽獎好了，但是很奇怪，說了這句話就破功了，從此再也抽不到獎品，衣服用手洗硬撐到冬天，還是沒抽到獎，只好投降了！去大同專賣店買洗衣機，去燦坤買電冰箱，後來買了冷凍櫃冰海產，家當越來越多，越熱愛金門，越離不開金門，我就變成金門人，請叫我新移民。

有一年吃了便當要騎腳踏車回家，天空竟然下起雨來，又累又濕，淋個落湯雞，真慘。後來有下雨就不騎腳踏車，後來越來越沒有運動精神，騎腳踏車活動才變少。

平時也會與先生兩人一起騎車到處玩，但只騎一、二小時，休閒休閒。有一年為慶祝我的生日，與先生一起騎車上太武山，先生說為了慶祝生日騎車中途當然不能休息，得一氣呵成騎上太武山。慶祝？不是要買甚麼禮物的，不是嗎？怎是騎車！騎車是花我的勞力，怎算禮物呢！通常跟客家大男人抗議，除非花大把落淚，都是無效居多，就騎吧！算難得的禮物，不是每個人都會有先生陪騎腳踏車上太武山，要珍惜要感覺幸福，攻吧！咬牙，咬牙，咬牙，撐著，好幾次感覺快死了，撐撐撐，最慘的是明明快不行了，過三分之二的山坡上還遇到鄰居朋友，只好面露輕

鬆狀，微笑點頭打招呼，保持形象重要，心臟停止次要。感覺快死的時候，終於看到母忘在莒的大石頭了，腳軟手軟心臟快停，氣喘如牛，差點累癱了，但累歸累，總得照個相，留點紀念，卡！慘透了，竟然忘了帶相機，只好用手機拍照交差，先生的老花眼把我拍花了，我好不容易騎上太武山，竟然沒有美麗的照片，真是老花眼！這時候就得慶幸還好沿路有人認識我，跟我打招呼，見證我真的騎上太武山，想到，哇靠！感覺真棒！真爽！

有時候也會從瓊林騎車到小金門，需要上午出發帶著腳踏車搭渡輪，環小金門島一圈，直到下午，最後有一段300公尺的爬坡路，也感覺要命。回程每次騎到木麻黃大道回瓊林的路上，大腿小腿好像都不是我的，先生就會邊騎邊等我，有時候還吆喝騎快點快點，如果他一直叫一直要求我騎快點，通常我就翻臉大吼如果可以騎快一點我何必如此慢，就不行了嘛。就跟審理案件一樣，如果可以快一點結案，誰要慢吞吞的嘛！每個月報表一直催一直催有甚麼用嘛！如果有用，你得研究我的人品，不是嗎？就是工作量多就是累了，就是有阻力，才慢，不是嗎？我的山友說以後長官要求妳如何又如何，告訴我我爬過中央尖山，您有嗎？是呦！有用才怪。擁有權力的人不展示一下權力，他擁有權力，幹嘛用！

我很少從旅遊路線玉章路上太武山，大部分從斗門古道開始爬太武山，假日不是騎車就是爬山不然就是健行下海到大陸，一年回臺灣老家二次，一次掃墓一次有特別事非回去不可。

走路得從瓊林開始，走到金城或走到金沙、山外，或沿海邊沙灘環島。頭一二次爬太武山會一口氣衝到海印寺。常爬之後，中間會開始休息一或二次，坐在半山腰喝茶啃水果，面對大陸欣賞沿岸海景、高粱田、天邊的雲，想我的人生。

從花崗石遠望海眺望大陸的感覺很奇怪，尤其想到30-40幾年代，真的是人生啊人生！想到齊邦媛的巨流河，淚眼滿面，生可真得逢時，否則有誰知道竟然有人要遠離父母遠離故鄉要從大陸內路一路走到沿岸，退到金門退到台灣然後落

籍一生終了。

金門健行登山社每年12月都會舉辦太武山縱走，要從太武山玉章路走到海印寺（我們最想突破軍方管制路線，從山頭走到山尾），然後下屏東（不是台灣的屏東），在下坡路旁邊再徒手爬上路旁花崗岩岩壁直到稜線上的三個碉堡，再從稜線繞到蔡厝登山古道回海印寺，然後從玉章路搭公車到山外，再從山外開車回瓊林。我每回躺在太武山稜線上的大石頭上閉上眼睛想任何事情，這感覺真是奇怪，海的盡頭是大陸的大嶼島、小嶼島，一個大陸已經設計成免稅商店區的地區，另一邊是金門的金沙鎮、官澳、蔡厝、斗門，這麼近這麼近的距離，曾經兩岸砲彈飛來飛去、誰上誰的岸將耳朵割去的地區，現在金門想要租用大嶼島飛機場當霧來臨的備用降落機場，昨兒個還跟邢檢察長與大陸檢察長交流兩岸司法心得，可真是一回事！還真是甚麼世界！

海，平平靜靜，確曾是823的殺戮戰場，過去的戰爭，現在的平靜，守望碉堡的軍人，登山健行的我，異時同在碉堡，真是五味雜陳又令人感傷啊！

登山社舉辦的健行地點，有時後要看潮汐，有時是漫步在海邊的沙灘，走過東一點紅、西一點紅（是地名，823的殺戮戰場），尤其一點紅經過如此久竟仍檢得到當年的子彈殼，令人感傷！走過明朝古官道感覺更是令人奇怪，明朝人的足跡留到現在的我重複踏過，那些人當時可做些什麼事情，現在可去哪兒！我又將走去哪兒！一門三節坊，三代先生都早早去世，心境多可悲啊！

在金門生活到第三年，我們開始跟鄰居跟朋友一起出海拿海蚵，學習剝海蚵。我技術不佳，剝海蚵的鑽子常刺進我的指頭，血流沒有如柱，只是小流而已，但得繼續工作，到晚上睡覺前才上藥，自己都感覺很神。

先生還學習去海裡插海蚵條，讓海蚵生長，放魚籠抓螃蟹、蝦、海鰻。如在假日，我會被先生要求跟去踩海中爛泥巴，想想健身中心要減肥一公斤得要一萬元，下海踩爛泥巴可練體力健身

材，可高興有機會去踩爛泥巴，也免早早掛了回天堂，領不到月退俸，放下先生一人，他說他要如何生存！哇！甜言蜜語也！聽多了，假亦真來真亦假，夫妻情深似海，假日就得到海裡去練武功，累了望向廈門，一個近到可以漫步而去的地區，感覺奇特！

有一段時間我和先生很喜歡去看活生生的野生孔雀。要開車到五虎山北嶽廟旁邊產業道路上，人下車靜靜的慢慢的往草叢觀察看孔雀是否出來吃酒糟散步，真的顏色鮮豔，尾巴好長好長，好美好美，如真想看可以上FB邱烈堂欣賞。

每年從農曆過年拜拜開始，到元宵，四月清明、農曆七月十九日中元普渡，居住瓊林的蔡顯鑫主任檢察官會回來看媽媽，大家順便會一起吃飯，喝喝茶喝喝高粱話家常。

然後農曆4月12日迎城隍，從第1年請休假拿攝影機坐在法院門口拍攝，到親自跟神明去走路，一起迎城隍，真的好玩！我終於知道為何物理大師費利曼會在非洲嘉年華會參加遊行打鼓。人生除了工作，還有生活，只有像正常人一起生活才有一般人的生活體驗，審理案件的認定事實才不會偏離情理，事實涵攝法律後，結果才會符合國民常情，情理法，法理情，環環相扣，不是誰應該先誰應該後，在環環相扣之後，適用法律之結果是如此就是如此，才是勇氣的承擔，怎會考慮是否被撤銷被廢棄，分數多少、考評如何呢！當法官要跟小學一樣看首長看分數看成績，是很奇怪的事情。法官得用一生的風骨扛起審理案件的責任，而不是一時的分數一時的感覺，如果當法官沒有勇氣承擔，考慮這考慮那，又何必由法官審理案件，去找城隍爺可能比找法官高明多了。

今年還跟保護廟的保生大帝與瓊林阿公阿嬤一起去廈門海滄邊的青礁、白礁（大陸地名）進香；又跟瓊林忠義廟的關帝聖君到大陸山西省解州祖廟家廟進香，當然進香完畢就是旅遊啦，自費，休假，請不要想太多。

農曆7月19日瓊林普渡後，中秋要博餅，國曆7月到8月旅遊旺季，要接待親戚朋友來玩。



中間還有朋友的阿公阿嬤、父母作忌要負責吃拜拜物品。八月還有金湖鎮花蛤節要去成功機場旁邊海灘牽苦，看原住民的唱歌跳舞。10月金門國家公園處要舉辦坑道音樂節，大提琴張正傑與一些音樂家要來表演，得記得上網或傳真登記才有入場券。偶而還要與一些作家例如管管、洛夫、翁翁、音樂家李子恆聊天，這些作家都會在金門日報刊登文章，寫一些在金門過去的生活，現在台灣無法回金門的感嘆，未來的金門定位等等。金門日報就因為有這些「流亡」在外的人士，東一聲感嘆西一聲想法，豐富了副刊內容。讓我可以從副刊中了解金門的過去點點滴滴與金門人的執著。金門日報上的訃聞上一定是從名譽主任委員薛承泰（福建省主席）、主任委員李沃土（縣長）、副主任委員楊應雄（立法委員）、王再生（議長）…、委員就則從金酒董事長、代表、各課室首長等等在金門喊得出頭銜的人，另一邊就是正統的孝男、孝媳…兩張訃文就占了半張金門日報。金門日報還刊登金門醫院、衛生所看診醫生及時間、道歉啟事、某人女兒或孫子女結婚、訂婚、高中公務人員等國考、博士畢業、農試所出售羊牛、菜苗、高粱收割契作等農事訊息、水試所則刊出售海蚶苗登記時間、出售養殖海帶等水產消息，司法只有刊登登記處的社團法人變更、設立，不然是縣長判刑結果等等，所以如兼登記處主任就一天到晚姓名上報，金門日報是一份非常令人有感覺的報紙。

假日除了騎車健行登山下海之外，另一件有樂趣的事情就是把棉被枕頭晾在太陽底下曝曬，晚上睡覺就有太陽的味道，感覺好好。先生還在金門曬客家蘿蔔乾，製作客家蘿蔔糕送人，以償還鄰居贈送青菜芋頭酒糟雞的盛情。

在金門還可以遇到很多很奇怪的事情，例如里長請指揮官王世塗吃飯要坐陪，高檢署邢檢察長請前大陸檢察長吃飯也得陪一下，也不知道怎一回事，邢檢察長還帶前大法官王和雄夫婦、高院院長吳昭瑩、地院院長蔡美美、大陸檢察長到我家聽我先生彈鋼琴，我先生可樂，一個自學彈鋼琴的人，有這麼多人聽他彈琴，人生可樂了。

而最最最奇怪的是竟然還有粉絲，先生久沒彈，有人會到我家要求先生彈個琴聽聽。就這樣不知道何時起我家得提供烤番薯、馬鈴薯、甘蔗、螃蟹、海魚、香腸，吃金門大陸花生（不是每次都全有，看有什麼提供什麼）、先生彈鋼琴，喝喝高粱酒、來杯東方美人茶或喇嘛師父加持的大禹嶺高山茶，當起景點來了。

在邢檢察長之前我跟高檢署的檢察官都未曾往來過，只有評議失敗時，暗暗希望高檢署檢察官替我翻案。在金門我還遇過台南高分院王金龍法官帶百萬相機來拍鳥。相機百萬已經讓我對拍鳥放棄了，沒想到又來台二百萬相機，真是不知道什麼世界。

在金門不只工作很忙碌，生活也很忙碌，送往迎來的。因為地處離島，資源相對缺少，到辦公室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看一篇最高法院的判決當作充實專業之用，看清楚就是一篇，叫蟬食鯨吞，積少成多，希望專業不退步。很早很早之前，我就領悟沒有一個法院會工作輕鬆的，無論收案多少，只要不安排休假，一直安排開庭閱卷寫判決，無論每月收案幾件，每年每月每周每日都是處於忙碌中。只有邊工作邊學習邊生活，保持正常作息，應該是屬於人生最佳狀態；最差的是把工作草草結束，約朋友到處吃吃喝喝，不然就是從事擾人的活動而不自知。人生不學習孤獨自處，奈不住寂寞，寂寞就永遠如影隨形，一起吃喝一起聊八卦都不是解決之道。

現在每星期一下午、星期二上午民事庭、星期三刑事或民事簡上合議庭、星期五上下午都在開民事庭，在金門當法官一點都不輕鬆，但感覺很幸福很美滿很快樂，叫平安喜樂。

（作者為金門地方法院法官）